

色

尤凤伟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尤凤伟

色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色/尤凤伟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5321-2787-7

I. 色… II. 尤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0604 号

责任编辑: 郑 理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色

尤凤伟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版式设计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5.875 插页 2 字数 382,000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,100 册

ISBN 7-5321-2787-7/I·2156 定价: 24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15

上部
尘土飞扬

0

暑假里，吴桐跟学校组织的旅游团去小珠山游览，这是时下较普遍而尤在学校盛行的福利性出游活动。吴桐所在的职业中专资金短缺，虽不甘落后别家“游”自家也要“游”，却是“游”不出多远。国外新、马、泰连想都不敢想，国内如海南、九寨沟、张家界之类著名风景区也是望而却步，最终民主加集中选在离市区百余公里的小珠山。坐大巴两三个小时便到山下。许是期望值不高的缘故，到达实地一看觉得尚可，有得一览。小珠山是一个新开辟的旅游景点，与大珠山遥遥相望，当地素有“大珠山不大小珠山不小”的说法。其实小珠山不高也不嶙峋，也没什么值得说道的名胜古迹。但山上裸露的巨石与挺拔的松树各显峥嵘又相映成趣，构成独具一格的景象。除此还有环境的幽静与气温的凉爽，都使人觉得这次旅游不虚此行。

因是近程，时间也短（只在山上住一天），许多老师都带着家属，有的是老婆，有的是孩子，更多的是老婆加孩子。在山脚下的宾馆分配完房间后，游览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。吴桐是单挑（老婆工作离不开，儿子参加学校的夏令营），他的对桌杨老师是独身，这样两人便单单成双结伴而行。整个白天游玩得也算尽兴。

吃过晚饭，见太阳还高，吴桐和老杨商量一下，决定去白天没去的尼姑庵看看。听当地人说尼姑庵正在修整不日将列为正式观光

点,他俩都不认为有为此再来一遭的必要,况且现在看要比修整后更有看头。他们沿谷地向一座山头攀援,同样像白天那般随意,走走停停。这样慢慢爬到一道平缓的山梁上面,这里视野开阔,能看到山两边被夕阳光辉沐浴着的景致。两人驻足观赏了一阵,又感慨了一番。正要继续往上登顶,这时发现侧方不远有一个女子依树而坐,两手抱着头,好像出了什么事端。吴桐看看渐渐西沉的太阳和四下空寂的山林,不由为这女子担起心来,遂向杨老师递个眼色,自己迈步走到女子身前。这时他看清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,双眼半合,面相平和,不像遇有危难。吴桐宽下心来,同时又意识到这般可能会造成误会,有轻浮之嫌,便赶紧转身离开,又和杨老师一块往山上去,没多会儿便来到要看的那座尼姑庵,打量了几眼后,吴桐颇感失望,寺院充其量是一幢大些的房舍,只在大门上方有一块“珠光庵”匾额。大门紧闭着,看不见里面的光景。外观有修整的迹象,山墙用石灰水刷过,然而刚刚刷白的墙面已早已被游人涂写了“×××到此一游”之类字迹。有一处还有数个人的“合著”,由上至下写着:此处不准写,为何你先写?他写你也写?要写大家写。好像这里是对句大擂台。吴桐和杨老师对此感慨一番,对“古迹”的凭吊就算结束。折身下山。

走了一会儿,吴桐又看见上山时看见的那个女孩,女孩仍然靠树半坐半卧,抱头合目。吴桐想女孩要么是睡着了,不知天黑,要么是病了,这样下去后果难以设想,无论如何得过问一下,不可麻木不仁。他走近几步朝女孩呼了声“喂”。女孩睁开眼。他问:“小姐,没事吧?”女孩没应声,看着他,吴桐就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,只得硬着头皮再问:“小姐需要帮忙吗?”女孩这才金口玉牙地回句:“不。”吴桐由此松了口气,拉着杨老师下山,刚走几步,听女孩在后面“大哥,大哥”地呼叫,吴桐和杨老师回身见女孩追来,就等着。女孩到近前朝吴桐妩媚一笑,说:“大哥你真是好人,谢谢你呵。”吴桐倒不

吭声了，心想谢谈不上，你不出事比什么都好。女孩又说：“我在等着看日落呢。”吴桐说：“那你就看吧，可别耽误了下山。”说罢迈步就走。如果事情到此为止，那么这次小珠山之行也就过于平淡无奇了，也不会在今后为吴桐留下不尽的想念。事实却不是这样，女孩适时喊住了他。说：“请留步，我看大哥心地和善，为人忠实，所以忍不住要有几句话送给你，以后兴许有用。”吴桐闻听立刻明白这女孩的用意所在，不想理会，他看了杨老师一眼，便甩身而去。刚走几步又听女孩在后面说：“大哥你是误会了，我不是算卦看相的，那一套我也不信。”这一说竟说得吴桐尴尬起来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，回头汕汕看着女孩，女孩跟上几步说：“大哥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投桃报李，不这样我会心里不安。”一旁的杨老师闻听似乎来了兴致，看看吴桐说：“吴老师不妨听她说说。说得对也让她给我说说，反正……”他想说反正也不花钱，后觉显得小气便住口。女孩洞察一切地冲杨老师笑笑说：“没错，没错。不过我倒可以先说说大哥你。”杨老师说：“好哇。”见杨老师这样，吴桐就不坚持走了。

女孩不想潦草，选了一处大家可坐的地方——几块兀起的山石。吴桐望望眼看就要落下去的夕阳，再看看女孩，发现女孩原是很好看的，眼特媚，身材也好。刚看见时她闭着眼，又坐在地上，真没觉出怎样。他想这么出色的女孩一个人逛山，还非要看什么落日，得瞅机会告诫她一下才好。看来教书人总难免好为人师。坐下后女孩便盯着杨老师看，看了足足有两分钟，后开口问：“大哥你的生日是……”

“十月五日。”杨老师说。

“知道了。知道这个就可以了。”女孩说，“那么我们就开始了，大哥想知道哪些方面的事，只管问。”

“问谁？”杨老师问。

“我呀。”女孩说。

“你知道？”杨老师问。

“天知道。”女孩笑得两眼亮亮。

“我们讲好了不搞算命相面的。”吴桐提醒说。

“知道。知道。”女孩再笑笑，“讲科学，不搞迷信那一套。”

“不管什么事都能问么？”杨老师又问。

“能，可人人都想知道自己的人生大事。”女孩说。

“哪些算是人生大事呢？”杨老师再问。

“大哥是真不懂呢还是装不懂？”女孩挑挑眉头，脸还是笑样，
“人生大事无非那么几件嘛，事业啦、财运啦、婚恋啦。”

“那就先说说我的事业吧。”杨老师说。

“大哥的事业嘛，两字：平平。”女孩说。

“……？”杨老师像被噎住了吐不出音，瞪眼看着女孩，过了好一会又问句，“今后呢？”

“现在咋样今后还是咋样的。”

“就没一点变化？”

女孩摇摇头。

“那么我的财运呢？”

“一般般。”

“咋叫一般般？”

“一般般就是发不了财。”

“这么绝对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我的婚姻状况呢？”

“婚姻么不好说。”

“咋不好说？”

“要说我也只能这么说：大哥你不外乎三种情况——已离婚，要离婚，未结婚。”

“你得讲明确，我是没结婚？是结了婚要离婚？还是已经离了婚？”杨老师追问。

“没结婚。”女孩断言。

杨老师张张嘴，拿眼去看吴桐。

“那么今后会是什么情况？”吴桐替杨老师问，他知道这也是杨老师最关心的。

“可以实话实说么？”

杨老师停了好久才点下头，看得出他担心女孩仍不说好话。

“难如意。”女孩果然出言不逊。

一句话说得杨老师满脸土灰。

“小姐你咋出口伤人呢？说来说去还是算命相面那些把戏。”吴桐为杨老师抱不平。

“大哥你说错了，你见过算命相面的净说人不愿听的话么？”女孩问。

吴桐想想也是，遂问：“那你根据什么？”

“我会看星相。”女孩说。

“看星相？”吴桐觉得挺新鲜，“咋样看？”

“刚给这位大哥看过了嘛。”女孩说。

“我？我也有星……”杨老师问。

“星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座。”女孩说。

“那我是什么星座呢？”杨老师问。

“大哥是天秤座。”女孩说。

“天秤座就注定一辈子不顺么？”杨老师声音凄凄的。

“也不完全是，只要正视自己的缺陷……”

“我有什么缺陷？”杨老师质问。

“胆怯，被动，优柔寡断，把机会丧失掉。”女孩说。

杨老师和吴桐再次交换一下眼色，眼里俱布着惊异与迷茫。单

就杨老师而言,吴桐相信女孩没有说错,特别是婚姻爱情方面说得更准。有一桩事吴桐不忘,几年前学校分来一位女教师,大学毕业,其他条件也不错,经人撮合两人谈上了,从一开始杨老师就老觉得自己配不上女方,怕婚后出问题,犹犹豫豫的,结果惹得那个女教师很不高兴,误会是杨老师挑她,事吹了。事实上这种情况伴随着杨老师整个的婚恋过程,如此才落到今天这种欲婚不能的境地。

“呵,看太阳下山了!太阳下山了!”女孩欢快地叫起来。

吴桐和杨老师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西方,见太阳已靠近地平线,又大又圆又红。

“我也要下山喽,下山喽。”女孩又吆喝。

“你,你不是要给我看吗?”吴桐看着女孩说。他觉得映着落日光辉女孩显得愈加美丽,像油画中人。

“大哥不是反对吗,咋又要看了呢?”女孩眼光闪烁说,“再看可要收费了。”

“可以嘛。收多少?”

“不多,一顿饭钱,请我吃一顿饭。”女孩又开始笑模笑样的。

“可以,得说对了才请?”

“当然了。”女孩说,“那就把你的生日告诉我。”

“六月十六。”

“知道了。大哥你想知道什么就问吧。”

“天晚了,不多问,只问一件事,你说说我的婚姻状况咋样,好呢还是不好。”吴桐说。他想既然女孩把杨老师的婚姻说得很准,不妨也让她说说这个,对她的什么星相加以印证,反正自己的情况自己有数,不怕她乌鸦嘴。

“大哥的婚姻挺好的。”女孩没打艮说。

“挺好的?”

“是挺好的……就是……”

“就是什么？”吴桐不自觉紧张起来，直盯着女孩。

“好是指现在，以后……就难说了。”女孩说。

“你这是啥话哩？！这么说有根据么？”吴桐忿忿。

“有的，大哥是双子座，这个星座的男人都爱情不专，个性浮华，喜欢过刺激变化的生活。”女孩像背诵书本似地说。

“恰恰相反，我这人对爱情专一，对婚姻负责，不寻花问柳，好男人一个，不相信你问他。”吴桐用下巴指指杨老师。

“小姐你是错了，我最了解他，他是模范丈夫，一向规规矩矩，我敢打包票的。”杨老师作证。

“咱们谁也没有错，只是你们说的是以前，而我我说的是今后。”女孩说。

“今后怎么的？”吴桐问。

“那我就告诉大哥吧，你不久就会交上桃花运。”女孩说。

“哈，交桃花运？那太好了，求之不得呢。”吴桐调侃说，笑笑地看着女孩。

“听大哥的口气是不信了。那就让时间来检验吧。不过我还要对大哥说一句：男人有桃花运不是坏事，别的好事会跟着一块来。”女孩认真说。

“噢，这更好了，我得快快行动，别错失良机呵！”吴桐还用先前的口吻说。

“也不用急，命里有的，终归会有，甩都甩不掉。”女孩说。

“听你这么，我坐等就行了？”吴桐问。

“姜太公钓鱼？”杨老师插言。

“对。”

“那好，我就当一回姜太公。不过我还有句话要问小姐，一旦来了桃花运，我的家庭……会不会受影响？”吴桐问。

“这个么？”女孩沉吟了一下，又说下去，“这就要看大哥是啥心

思喽。”

“咋讲？”

“是喜新厌旧呢？还是喜新不厌旧？”

“要是喜新不厌旧呢？”吴桐问。

“我知道大哥会这么问的，男人都希望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就是喜新不厌旧。不过在别人那里行得通的在大哥这里就不一定行得通。”女孩说。

“不明白？”吴桐已不再笑了。

“因为大哥为人忠厚，想玩这一套怕也是玩不转的。”女孩说。

“那会咋样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婚姻要出现危机，破裂也是完全可能的。”女孩说。

“小姐开什么玩笑，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肯定会的。”吴桐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天意不可违。”女孩说，“人生有定数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只因要报答大哥，我才把天机说破。”

“但你说的事情不会发生，我坚信。”吴桐说。

“要是发生了呢？”女孩逼问。

“那就按你说的做，请你吃饭。”

“那好，我等着啦。”

“要是你没说对呢？”

“我请你。”小姐说。

“行。”吴桐说。

“我赢定了。”女孩一副欢快的样子。又说，“大哥把你的电话告诉我，以后好进行查对落实。”

吴桐没打艮，说了自己的手机号码。

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不伦不类的地步。陌生人为了
一件虚无缥缈的事竟然较了真。

“小姐，你是什么地方人呢？”吴桐问，只为打破尴尬。

女孩用手指天，笑笑的。

此女应是天上有。吴桐头脑中浮现出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句子。他承认对这个邂逅的女孩有着一种别样的印象。

太阳已落下山去。

“该下山了。”杨老师提醒。

“OK。”女孩说。

“咱们一块走吧。”吴桐说。

“护送吗？不用，我走得快，你们跟不上的。拜拜……”女孩说走就走，快步下山，看她的背影，就像一只小兔子蹦跳而去，很快隐于山林之中。

如同女孩在眼前骤然消失，这一刹，吴桐突然怀疑起刚才发生的这一切的真实性。下山的路上，他在想着，到了山下还在想。更多的不是想女孩，而是想自己，难道自己真会像女孩说的那样，要进入一个情感泛滥期？交上桃花运？婚姻要出问题？这可能么？会发生么？他一遍遍问自己，就像刘欢唱的那首《千万次地问》。

绝不会。这是答。

1

一晃就过了暑假,吴桐一向按部就班的生活忽然有了变化,上下班不再乘公交车,步行。他对“外界”的说法是要开始减肥。对此“外界”却不肯当真。减肥自是要有“肥”可减,而他“肥”是完全谈不上的,甚至连“发福”也够不上,顶多算个健壮,而健壮对于一个中年男子正如丰满对于一个少妇,是恰如其分的。由此而论,吴桐说减肥无论怎么都是十足的不当。有矫情之嫌。当然,这内中隐情也只有吴桐本人心知肚明,他的小题大做是小姨子双桃的一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:那天他去岳母家接儿子萌萌,恰好双桃也在。双桃朝他扬眉一瞥,说句:瞧哥,不是老板倒长出老板肚来了。他当场就被噎住了,张张嘴没蹦出一个字。也就在那一刻,他做出了减肥决定,目的只在对一向轻蔑他的双桃予以回击。

接下来吴桐的生活又出现了变化,实际上这变化又与前次变化相关连,只因步行,在大街上显形露影,这一天就被他的中学同学王梅看见,一辆小轿车在他身边戛然刹住,从里面钻出来一派华贵的王梅,可以这么说,尔后接踵而来的一些变幻莫测的事情皆与王梅的出现密切相关。

不过那时候的吴桐尚未意识到王梅的出现于他意味着什么,将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契机,给了他怎样一个豪迈绮丽的梦,他不曾多想,也是想不到的。一层同学关系,过眼烟云,两人的当下距

离又那么遥远。王梅给他的名片上印着：泰达集团副总经理。（本地人都知道赫赫有名的泰达地产）而他只是一所普通职专教财会课的教师，通常的说法是两人不在一个层次上，即使吴桐想象力再丰富，也不会对这次邂逅想入非非，更何况从天性上讲，吴桐也不是那种善于攀附借水行舟的人。吴桐也是真没当成一回事，回家也只是对妻子双樱顺口一提，说今天在街上遇见一个女同学，而双樱同样没有多想，一笑说八成不是个美女，不然还不得藏着掖着？他没回腔，此事到此也就划了句号。

然而就在吴桐差不多把王梅忘了的时候，王梅却再次出现。这次不是在街头，王梅把电话打到他单位里。话很简洁，问他下班后能不能出得来。他说没问题。她说没问题就一起吃个饭吧。他说好。

放下电话，吴桐就被这寻常而不寻常的事弄得有些心神不宁了。王梅为什么要见他呢？只为联络同学以叙旧谊？只为吃饭而吃饭？他想不会，不会那又会是什么？还有，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双樱？王梅在电话上问他能不能出来，显而易见是问他是否有充分自由。这方面他不担心，自从结婚，十几年来一直当守法丈夫，守法没得到别的，倒是得到了自由，有应酬或娱乐（他有时下班后和杨老师下象棋）一类事只要和双樱说一声，无不放行。回家再晚，双樱也不追根刨底。总体来说，他和双樱属于透明夫妻。不过，王梅在意他的“人身自由”不免让他思忖，他兀地想起一个月前游览小珠山遇见的那个说星相的神秘女孩（他已差不多把她给忘了），女孩在说准杨老师的婚恋不幸后又一口咬定自己将近交桃花运。敢请让她说准，桃花运说来就来了？有句话叫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”，还有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，可是与自己对上了？再进一步说，现在时兴老同学相聚交往，情爱也由此而生，社会上早就流行“找情人太累，找妓女太贵，找同学免费”的荤段子嘛。王梅今天主动联络自己，是否意味

着……刚往暧昧处一想便立刻撞了南墙，他觉得自己简直有病，两人原本关系便很疏淡，又一隔多年，最重要的是现在身份有天地之差，根本不是一个鱼缸里的鱼，有什么可胡思乱想的！神经。这样想便给双樱挂了电话。